



小时候,年过得很慢,也很长。那时候,乡村的物质相对匮乏,但到了过年的时候,吃的玩的就改善了许多。因此,小孩子就非常盼望年的到来。

进了腊月的门,小孩子的年就算来了。放学回家,总会好奇地问父母准备了什么新的年货、买了什么新衣服、买了多少儿时的鞭炮……这时,父母就会不耐烦地说:“年还早着呢,就想着过年,也不想想怎么好好学习,考试考个好成绩!”

于是,我数着日子过。腊月初一、腊月初二……盼到了腊月初八,母亲会起早熬上一锅八宝粥,说是八宝粥,实际上里面除了大米之外,就是红枣了。这样,熬得黏糊糊的,撒上些白糖,我就一碗接着一碗地喝。当然里面的糖要撒得多一些,才能解我的口水之馋。

接下来,还是一天天地数着过。放学回家,也没有发现父母添置了什么新东西。他俩一如既往地往地上班、教学。姐姐们也一如既往地上学、放学、做作业。那时候,真感觉年的到来是如此得慢,让我几乎夜夜在做着新年的梦。

到了腊月二十三,终于放寒假了。听母亲说,这是南方人的小年,但是北方人照样过。

一大早,父亲就把昨天买的祭灶糖拿出来分给大家吃,上面沾满了芝麻,一口咬下去,香酥甜润满全身,吃了一根又一根。我是会连吃好几根的,直吃到牙酸为止。母亲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劝说:“少吃几根,看把你的牙吃坏的。”“少吃啥,一年就这一次,吃个过瘾!”我心里老是这样想。

这几天,父母开始真正不紧不慢地忙碌起来,打扫卫生、清理房间、刷碗刷盆等。我也会被安排一些简单的任务,如清理院子里的垃圾、打扫墙壁上的灰尘等。父母像列清单一样,每天的任务都清清楚楚,我们姐弟也会按照父母的安排去完成各自的任务。

年味逐渐浓厚,今天买回过年的鸡,明天准备好过年的肉,馒头也一锅接一锅地蒸。这些都是在父母的精打细算下完成的,因为一部分是给家人吃的,一大部分要留给亲戚。

由于爷爷奶奶年事已高,年后亲戚较多,父母要准备充足的饭菜。父母受过良好教育,对待亲戚朋友很讲究,即使自己少吃,也要为亲戚留下好的食物。有时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,等到亲戚走后才可以大快朵颐。

在这期间,我最关心的是鞭炮。男孩子过春节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炮,但那时条件有限,鞭炮仅限于小火鞭,偶尔放大炮,烟花则较为奢侈。

儿时的年

张立民

父亲买来三挂火鞭,小年当天和年三十放五百响的,大年初一放一千响的。大炮只买六个,分别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放。后来因大炮质量不过关,多买了几个备用。

父亲把鞭炮藏得很严实,生怕我找到,否则我会一个个拆下来,满大街跑着放。我也用火鞭来“还账”,因为平时和小伙伴们弹琉璃弹时,会拿火鞭当输赢的本钱,到了春节就拿火鞭来销账。

大年初一,一早起床吃过饺子,给长辈拜年后就出去玩。小伙伴们一家挨着门进,去捡拾别人家放过之后不响的小火鞭。争抢中,一边跑一边点燃小火鞭,听着“啪”的一声响,再抽上一口烟,笑着跑开。大人们也不会管我们,即使到了该吃中午饭的时候。

小火鞭放完后,我们会收集不响的炮,用钳子夹住折断,点燃炸药后截向墙壁,听着鞭炮声,非常过瘾。我的堂哥是我的偶像,因为他可以用手指头捏着大炮点燃后在手中爆炸。

放炮的日子一般会持续到正月十五,父母也不会吵我们,因为这在春节期间似乎是每个男孩子的必修课。大人们则串门闲聊、走亲访友,从大年初二开始亲戚往来,一直持续到元宵节,有时甚至过了元宵节还有亲戚来看望爷爷奶奶,这时父母就要重新准备待客的饭菜。

走亲戚是传统习俗,但那时持续时间长,一天走一家亲戚,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不像现在,一天会走上好几家亲戚,开着车转一圈,东西一放,寒暄几句就走,节省了时间,但淡漠了亲情。

在这过年的漫长时间里,我们一群小伙伴每天变换着花样玩,摔四角、打耳、捉迷藏、滑冰、撬开冰洞捉鱼、弹琉璃弹等,把作业抛在脑后,用快乐充斥着整个假期。开学后,过年的气氛也会带到学校来,有时老师上课时会有小火鞭的响声,老师就会搜出我们兜里的零散小炮。

时间如流水,悄无声息地流逝,带走了人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一年年见证了普通人平凡而又忙碌的生活。春节年年过,年味却年年消散。现在的春节,听不见鞭炮的乐章,嗅不到硫磺的亲切,人们在车来车往中把年过得愈发乏味、沉闷和快捷。亲人短暂相聚后就是长久的别离,老弱病残的身影依然守候着家的牵绊。

千百年来,人们因为过年团聚在一起,因为团聚而让亲情升温膨胀,这就是中国的年,也是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家过年的原因。

年,就应该慢慢地过、快乐地过,年味才会越来越浓。

我小时候,生不逢时,正赶上缺衣少吃的年代。记得当时家里生活很拮据,全家四口人仅靠父亲教书那一点微薄的薪水来支撑,常常人不敷出,吃饭穿衣都要反复掂量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但为了能让我和妹妹能吃得好一点,母亲自己节衣缩食,硬是从牙缝里省下来一星半点,为我和妹妹买些有营养的食物。

那时候,一月半载难得沾上“荤”星;吃鱼吃鱼简直成了一种奢望。偶尔赶上吃一回,就像是过年一样,我和妹妹都高兴不已,可渐渐地我却发现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一个“秘密”。

一次,父亲领了工资,从市场上买回几条鲜鱼。妹妹和我欢喜地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鲫鱼,不住地咽口水。母亲一通忙活,鱼很快烧好了。

等红烧鱼端上桌,吃鱼的时候,我却发现母亲总是把鱼头夹进自己的碗里,而把鱼肚、鱼身夹给我们吃。童年的我感到不解,问母亲,为什么总是吃鱼头?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鱼头有营养,妈妈最喜欢吃了。”然而,有一次我好奇地夹了一个鱼头放到嘴里咀嚼,总觉得不像母亲说的那么好吃。

为了多挣一点钱,改善家里生活,母亲曾先后辗转当地烟厂、服装社等做临时工,大部分都做夜班,白天忙家务得不到休息,连轴转没日没夜地劳累,母亲本就瘦弱的身材一下子垮下来了。

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,需要在家静养几天。大姨来看她的时候,顺便送来了两只鸡,说是给母亲补养身体。可鸡炖好后,母亲只是喝了点汤,夹了一个鸡头放在碗里慢悠悠地吃着。我忍不住又一次问母亲,为什么只吃鸡头?母亲依然笑呵呵的:“鸡头好吃有味道,再说,吃了鸡头有人求嘛!不信,去问你爸爸!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年幼的我似乎把母亲这一特别“嗜好”默默记在心里。

有一天,家里来了客人,乡下来的舅舅还有

在我的家乡,豆腐有其不一样的味道。它与家乡的山山水水亲切交融,融汇出了一种独特味道。那味道有点像酸粥,也有点像酸苦菜。在我看来,它有一种传统的、酸溜溜的味道。

怀念小时候,所有可以吃到的食物都浸润着全家人浓浓的爱意。春天里父母忙着撒菜籽儿,夏季田间地里的西瓜甜,秋天里丰硕的果实香,还有腊月里父母忙着磨豆腐过年。

从我有记忆起,磨豆腐已经不再使用石磨了。有了豆腐加工的机器,人们便省劲儿多了,但也不是家家都有。

寒冬、黎明。父亲担着两桶泡好的黄豆,趑趄趑趄地走出家门,五十步之内,他停下脚步,把扁担放在两桶之间,点燃一支烟,稍坐片刻,继续担着两桶黄豆上坡、下坡,再走一截路,便到了武叔家。武叔启动机器,半小时不到,桶里的黄豆就变成了浓稠的豆糊,并散发出浓郁的豆香味儿。

母亲将头发盘起,罩上红色头巾。在灶台上偌大的铁锅里烧开一锅水,等候父亲的归来。父亲担着两桶豆糊回到院中,母亲在锅上架好架子、罗与锤,把锅里的开水舀出一些,再留一些在锅里,父亲把两桶豆糊提溜到灶台边上,在与母亲的无缝对接中,过豆腐工序已俱备完好。母亲守住那一口锅,开始点豆腐。

一瓢豆糊一瓢开水,在箩里融汇。经由母亲侧身弯膝,再用胳膊肘上的那股巧妙劲儿,一压再压,生豆浆被过滤到锅里。反复好多回合后,母亲撤掉过豆腐的器具,随手舀出几碗熟豆浆,我让父亲给我多加一些白糖,满满的浓香散发在炕头周围,那是贫苦年华里滴在心头海味滋滋的味道。

母亲在大锅的边沿反复鼓捣着,只见她不时地添加半瓢酸浆,再不时地添加半瓢凉水。不一会儿,母亲又从锅里舀出新鲜的食物——豆腐脑,我赶紧叫来弟弟妹妹,在豆腐脑里添加几滴芝麻油,放一勺盐,加上葱花和香菜,姐弟仨分分钟就吃完了一盆,那是舌尖上的满足,更



母亲的「嗜好」

汪云寿

表叔。母亲为了赶小夜班,便提前备好了晚餐:红烧鱼、白斩鸡、油炸圆子,还有几样素味小炒……这顿饭吃得可真香。坐在饭桌前,母亲的嗜好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悄悄对妹妹说:“妈妈最喜欢吃鸡头、鱼头,我们把鱼头、鸡头留给她,到时妈妈看见后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
那天晚上快临近12点,有“心事”的我迟迟没有睡着,直至听到门响,便知母亲已下班了,我立马翻身下床,到厨房把白天挑拣好的鸡头、鱼头端给了她,并告诉母亲,这是我们特意为她留的。不知为何?母亲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一种异样的表情,是喜、是忧?那一刻,母亲深情地注视着我,并紧紧抱住我,深深地亲吻了一下愣住的我……

第二天傍晚晚放学后,我到二姨家串门,顺便把“留鸡头、鱼头给母亲以及母亲不搭理我”的

事情复述给大姨听。谁知,大姨听后不禁抿嘴笑出声来:“真是傻孩子,鸡头、鱼头哪有什么营养,你妈妈这是心疼你们兄妹俩呀!省下来鸡肉、鸡肉给你们吃,是让你们吃得好、身体长得壮实些……”

时光荏苒,多少年过去了,渐渐地我和妹妹都由不谙世事的孩子逐渐步入成年、中年甚而老年;斗转星移,慈爱的母亲离开我们也三十年有余了。如今,步入康平盛世,不愁吃不愁喝,物质条件也已今非昔比,但童年关于母亲的那一幕幕往事却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,依旧是那么清晰。

时至今日,每每忆及,心里不免就愧疚万分;我知道,母亲所做的一切都包含着对我和妹妹深沉的爱。这爱令我刻骨铭心,毕生难忘。

这种记忆只停留在我八九岁的时候,后来,母亲就很少亲手做豆腐了,邻居刘姨开了豆腐坊,我们常常用秋天里丰收的黑豆、黄豆去换豆腐。再后来,便有人骑着摩托车来村里卖豆腐,挨家挨户送,也不用豆子换,可以直接购买。再往后,我便去外地上学,每次回家才能吃到母亲买来的酸浆豆腐。往后的往后,酸浆豆腐便成了母亲从乡里给我捎到城里的乡愁记忆与慰藉。

有一年,同事几家到山西、河北一带旅游,不管走到哪儿,一餐一饭,他们总要点个豆腐尝尝,成型的豆腐做法是新颖了许多,可原材料不同,做豆腐工艺不同,自然而然,味道便不能同日而语了。尝来尝尝去,他们总结:还是酸浆豆腐好吃。显然,在那片黄土高坡土地上奉献工作热情的天南海北的同事们,已经喜欢上本地的美食,已然融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了。

大地依然亲切,乡情不再沉默。酸浆豆腐从做着吃,到买着吃,到进入超市。时代在变,手工被机器替代。然而,我还是会眷念那时,当我想起酸浆豆腐的时候,我就想起我的家乡。

酸浆豆腐

若希

是胃里的满足。三个吃货眼饱肚饱后便围着锅台嬉戏打闹,很快就被母亲轰走,她要急着包豆腐。母亲把锅里的豆腐大瓢大瓢地舀进长方形的木箱里,木箱里已经铺好了蒸布,用蒸布把豆腐包起来,盖好木箱盖子,再在上边压块石头,热气裹上,浆水流向大瓮,也会外溢到地上。母亲会把做完豆腐的锅底铲出一层不薄不厚的皮儿,那是“锅渣”,吃起来是香甜,是亲切,是难得。看着母亲打开蒸布,豆腐冒着热腾腾的气儿,我抢过母亲手中的菜刀,试着将豆腐平均分成8份,厚重的豆腐需要用上吃奶劲儿才能切到底,没等切完,母亲便让我“闪开”,她总是担心我做不到……



滚铁环

陈骏驰

滚铁环是我儿时最喜欢玩的游戏项目之一。

滚铁环玩的是“铁环”。我先后玩过捆匝木桶的桶箍、钢筋弯成的圆圈,当然,还得有推动铁环的“推进器”,我们称之为钩子,钩子有用粗铁丝做的,也有用钢筋做的。钩子的长短由铁环的大小决定,若铁环的直径短,钩子就短,有五十公分长就够了;若铁环的直径长,钩子就得长些。钩子的前端先弯成“U”型,一般再向左弯回来,与钩子横杆形成直角,乍一看,像个勺子。“U”形部分的宽窄就得看里面推的是桶箍还是钢筋圈,必须做得刚刚好,要不然就是推不动铁环的。钩子的另一端,也就是手抓的那一端,一般要弯一个小圆圈,便于手抓。

记忆里我在院子里玩过,在老家的街上玩过,在生产队打粮食的“场面”上玩过,也在

路上玩儿过。小学三年级时,学校还专门组织过滚铁环比赛,我好像还拿过名次。

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我家和姥姥家共同养着一头猪,我和弟弟给姥姥家送泔水,基本上是每周一送。我们挑着父亲做的小桶,倒满泔水后,一路上轮流替换。我挑着的时候,弟弟在滚铁环,弟弟挑着的时候,我便可以边赶路边滚铁环。不知不觉,便将一担泔水送到了姥姥家中。从家中走之前,我总是先将铁环套在脖子右侧,一手执扁担,一手拿着滚铁环的铁钩子,返回时,挑着空桶,还能空出手来滚铁环。年少时期除上学以外的时光便在一边劳动一边玩耍中度过。

滚铁环滚过了天真无邪的年少时光,滚过了美好灿烂的小学时代,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童年梦想,也留下了难以割舍的家乡岁月……

冰糖葫芦

拾柒

寒冷的冬季,在大街小巷,卖冰糖葫芦的商贩有很多,每次从冰糖葫芦摊前走过,总会不由自主地买一串。红彤彤的山楂裹着晶莹的糖衣,咬上一口,酸甜可口,简直是冬天里的一抹甜蜜。

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总是适时出现在冬天,给厚重的暗灰色天空涂抹一丝火红,给冷寂的冬天带来一缕温柔的感觉。

小时候,冰糖葫芦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,并不是想吃就能吃到,它是那个年代孩子们快乐的象征。记得一次母亲和父亲带我和弟弟去赶集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冰糖葫芦。只见穿着厚厚棉衣的老大爷,扛着一根上面捆着稻草做的支架,稻草上插着一串串冰糖葫芦,既喜庆又诱人,我和弟弟就开始缠着母亲,在我们万般纠缠下母亲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串冰糖葫芦。

拿到冰糖葫芦的那一刻,我和弟弟瞬间乖巧安静了,只顾各自品尝。吃冰糖葫芦前,我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,透明的冰糖混着星星点点的白芝麻,薄薄地裹在一颗颗诱人的山楂上,像红宝石一般好看。七个山楂串起来的冰糖葫芦有点头重脚轻,我生怕手一抖掉落在地上,担心地用两只手紧紧握住竹签下边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冰糖葫芦,先用舌头舔一舔冰糖葫芦外皮的冰糖,丝丝甜甜直入口舌,再咬一口山楂,山楂



的清香混着冰糖的甘甜,甜而不腻、酸不倒牙。我一颗颗慢慢地吃着,不再像吃第一颗那样舔一舔了,而是一口咬下去,嘎嘣一声,感觉满嘴都发出了快乐的笑声。

自从那次吃过,每到冬天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吃冰糖葫芦。后来因为村里的学校与乡里的学校合并,我开始了寄宿生活,每个星期也有了零花钱,每当遇到卖冰糖葫芦的,我都会买一串,慢慢品味来自舌尖直入内心深处所蔓延的快乐。